

有滋有味·

外地人

王定玉

我出生在豫南光山县乡下的一个小村庄,很普通的地方,那是个缺吃少穿的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城市里的女孩子,皮肤白净,可以穿裙子、梳马尾。这个想法让我心生向往和渴望,可是这一望便望尽了天涯,然后我便成了外地人,这个称呼至今仍在继续。

十八九岁,我在当地的小县城有了一份工作,但丝毫感觉不到乡下小妹妹羡慕的目光,一心只想离开家乡,去感受外面精彩的世界。最早去了深圳,香港老板最先挑选任用的都是广东人,管理层基本都是广东人,稍微灵光点的也弄个小组长,而我只是个彻头彻尾的内陆人,而且英语和白话过不了关。第一次,我听到外地人这个词,却没有理解这里面真正的含义。

后来去了温州,认识了雷先生,便注定一辈子都会被叫外地人。我注意到,迁户口之后,新身份证上写的是现在住址。婚前我提出来婚事一切从简,雷先生不同意,他说我是外地来的,没有婚礼别人会说是从

外地买来的,于是我听了他的鬼话。事实是,后来的日子,被人无数次问到多少钱买过来的。

婚后没多久回过一次老家,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去了银行,出示身份证,工作人员说你这个外地的要麻烦一点。我一听就懵了,在生我养我的家乡,我也成了外地人,不自觉有些两腿发软,心头涌起莫名的伤感。

在温州、在北京或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屡屡被人称为外地人,那倒也无所谓。那一年从外地回来探望婆婆,同村一个从云南来的媳妇,高大漂亮,言语流利,她用不屑的眼神看着我:“你是从外地来的吧?”我想都没想就回她:“你是本地的?”现在想起来都好笑,年轻就是任性。

无数次被人问多少钱从外地买来的,无数次的哭笑不得。也有很有意思的事,我在民族中学后面的山上种菜,穿着靴子、扛着锄头,一个老师经常跟我搭话。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问我多少钱买来的,我告诉他两千,他很同情地看着我说,没有房子,吃菜也要自己种,真是可怜。然后,非得要让他老

伴拿个南瓜给我,还说,这个外地人真不容易。我一边扛着锄头一边扛着南瓜,一路上百感交集,想哭又想笑。

我住的地方,楼梯和院子,我经常打扫。那天正好碰到对门租住的房客,她说:“扫干净点,下面的废纸箱不要了,拿去卖钱,你从外地来做保洁挺辛苦的。”我听了连连答应,哈哈大笑,她看我这么开心,她也很开心。

前天从菜市场出来,一个保安大叔跟我打招呼:“买这么多肉,看来工地上的伙食还不错。”我赶紧答应:“是呢!是呢!”“不就一做饭大妈么,有什么关系吗?!”我听着他对同伴说,“这些外地人吃这么好。”

问过雷先生,后悔娶我这个外地人么?他拿眼瞪我,慢慢悠悠地说,命中注定。问过大宝,有没有因为妈妈是外地的,感到过自卑,她大为惊讶,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问。

注定,我是一个外地人,语言和相貌和风俗习惯,我不愿意去追随和改变。我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其实太多的事,不要太在意,有什么呢!

就这样吧,挺好!

诗品时空·

读《纪念冯玉祥 诗文集》感怀

钱云飞

(一)

一书光辉映沧桑,牢记冯君恩惠长。
随处见功垂正气,遍乡赞誉敬贤良。
足迹南北神州固,手印东西鲁豫扬。
万木黄沙祥瑞雨,巢湖武脉铸脊梁。

(二)

开篇展览阅沧桑,一代英雄业焕彰。
鹤语春秋吟韵渭,莺歌华夏吊离殇。
心音莺系恤民疾,声迹道然维国纲。
逆境纵横污不苟,文功武勇谱铿锵。

广场晨练乐朝阳

(外两首)

王茂权

桂花飘落蝶蜂藏,白露为霜天早凉。
剑舞拳挥广场闹,姬翁漫步乐朝阳。

观老年人广场舞大赛

英姿飒爽舞翩跹,孔雀开屏五彩妍。
司马赛区才艺展,青春不老似天仙。

深秋月夜游龙山湖

一湖月色泛鳞光,三座虹桥争艳妆。
亭榭接龙游客醉,天空布阵雁群翔。
远山倒影随波起,近水浮舟伴舞狂。
胜景煌煌观勿尽,蓬菜不美不思杭。

再题龙山湖白鹭园

(外两首)

史训全

龙堤景美烟波外,白鹭园幽舞曲旋。
红绿怡情灵瑞地,光山蓝引洞中仙。

题龙山湖白鹭园

隔岸风光靛引眸,龙堤胜境众人讴。
悠然白鹭翩跹舞,遥指仙姿话未休。

佳景门前雨后生

满目清明景色新,荷盘闪亮滚珠珍。
豆花蝶吻成双美,瓜蔓蜿蜒比翼亲。
檐上飞星初霁雨,缸中跃鲤小鲜鳞。
一河翡翠虹桥映,梦酿诗魂爽俗身。

号脉

王定众

总以为文字病了
吃了不少药
病还是反反复复
总以为诗句病了
打了不少针
病还是轻轻重重

寻遍文史典集
问遍陶王李杜
千年的老中医
号准了脉搏
文字没病
诗句没病
是我病了

亲情流动·

母爱似水

陈爱琴



儿子8岁的时候,我妈在我家住过几天。

那段时间老公在外,孩子学习上的事就由我来监督。

一天中午,因为写字的原因,我把儿子惹翻了,脖子硬得像个斗架的公鸡,踩着脚不停地对我大声吼了起来。

“嘭”的一声响,把我和儿子的眼光连同惊吓,一起射向正在餐桌上吃饭的妈妈。碗被摔在桌上,我妈妈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涨着通红的脸冲到我儿子面前:“咋了?你还不得了是吧!你还觉得没人管得了你了?敢这样对你妈。”

儿子看我妈的凶样,吓得立刻停住他那叫嚷的小嘴和乱蹦的脚,两只小眼睛愣愣地望着我妈。“没教养的东西,没受过教育怎的?我在这你你还敢这样对你妈,没有老天爷了?”

一枚枚的“炮弹”连成串砸向了我的儿子。儿子和我都傻了般立在

那儿,不认识似地盯着她。

可怜我那儿子瘪着嘴,带着还没完全脱离奶气的哭腔道:“姥姥,你怎么了,你不是最喜欢我的吗?你从来也没对我这样啊!”“谁让你吵我的女儿?我在这里,你还这么大的胆儿,谁借给你的?”我妈的怒气并没因儿子的那副可怜相而消歇,还继续骂着儿子。

儿子彻底蔫了,再不敢言声了,可怜巴巴地垂下头,挪到沙发上抹起了眼泪。看着受了“委屈”的儿子,我的心像被撕了个口子,疼得要死,那可是我的亲妈当着我的面“欺负”了我的儿子啊!

我妈的温柔和善良是人们历来公认的,用有些人的话讲“有大家闺秀的范儿”。可这次因为她亲外孙顶撞了她的女儿竟抛下一往的习性和气度,竟然大动干戈,并且她还有没察觉到,她正以别人欺负她女儿而撕裂她心的方式在撕另一个母亲的心!

当时我又在想,天啊!如果是另

外一个人对我这样,我那温柔善良的妈妈又会是什么样?

物换星移,几度春秋。那一幕却牢牢烙在了我的记忆,烙在了心尖子,很深,很深!

它又好像发生在昨天,那么清晰!

我虽曾因妈妈为了我当我的面“欺负”了我的儿子而难受过,但我也一直为那一幕里的深深母爱幸福着,在她面前娇纵着。哪怕身处天涯海角,这般母爱那么踏实地、骄傲地一直伴着我。

“水往低处流”,这是我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它全释了母性的本能,一种刻骨的母爱!

母爱,在母性血液里日夜流淌,无极限、赤裸裸。

母爱,它不论时间,地点,没有规则。

母爱,细如发丝,巨如天,且不惧一切来犯!

母爱,似水,往低处流!